

花朝月夕

苔痕之美

■ 钱续坤

正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季节，陪朋友前往其乡下的旧居探访，不曾想在那老屋门前的台阶上，那斑斑驳驳的青苔瞬间就摄住了我的眼球。慢慢地蹲下身来，我试着用手轻轻地抚摸了几下，丝般光泽的质感和心泉微凉的触感，如轻风，如湖水，如雨润油墨，纯粹而自然，润泽而剔透，仿佛能让人看见水汽在这片冷绿上行走。

事实上，朋友的旧居早已无人居住，加之掩映在万木葱茏之中，这才构筑了一方静谧恬淡的天地。别以为无人造访便一定会了无生机，只要存在微尘与水分，那墙角处，那砖缝里，那院门上，那黑瓦间，随处可见嫩绿、浅绿、草绿、深绿、墨绿的青苔，大块小一块地分布着。毛茸茸的青苔是极富灵气与灵性的，她们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最早感受季节的体温，最早聆听大地的心跳，最早传递生命的讯息，她们以蚂蚁搬家的速度，延伸着嫩绿的触须，或勾勒成田园的小品，或晕染成灵动的虫鱼，或连缀成写意的山水，真正地把沧桑蕴含在情趣之内，把亮黑映衬于图画之中。正所谓：“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的所言，果然不虚。

不虚的还有诗佛王维的禅语：“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遗憾的是，朋友旧居的院落里并没有可供小坐的地方，因此无法凝神注目眼前那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的美丽图案；但是闲情漫步也是一种雅致清韵，尤其是在这样万籁俱静的环境里，疲惫的身心至少可以得到暂时的歇息。这时，假若遇到了盎然的一块或者葳蕤的一片，怎能叫人不停下脚步，俯下身子，痴痴地多凝视一会呢？而看着看着，我似乎也 and 摩诘居士一样，脑中突然出现了幻觉：那青苔好像要从地上蹦跳起来，犹如天真烂漫的孩子，想亲昵地依偎到我的衣襟上来。显然，这是拟人手法和移情作用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与“门前迟行迹，一坐绿苔”、“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等诗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于我而言，只想真切地拾掇自己在乡间生活时的点滴记忆；只想在这尘嚣日上的纷纭世界里，构筑一方物我相生、神韵天成的优美意境。

记忆永远是真实的，意境毕竟是缥缈的，在这一实一虚之间，灵魂的栖处到底应该安放在哪里？现在，我和朋友基本上算是远离了故乡，或者说，是故乡的根并没有完全地将我们的双脚系住，因此形而上的怀旧与形而下的青苔相比，绝对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事实上，青苔是没有根的，她们拥有的也只是假根，这些假根几乎不懂得伪装自己，更不懂得粉饰容颜，可是她们却能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甚至会固执地要将自己的花儿也绽放开来——不可思议吧，这看似渺小卑微的绿色植物，也有叶与花呢！清代的袁枚就留有诗云：“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米粒般大小的苔花，在阳光照耀不到的角落里，却能克服恶劣环境，冲破重重障碍，把青春的风采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这能不让人感叹人生的厚积薄发，感喟生命的不可亵渎吗？

以《滕王阁序》而闻名天下的王勃，更是借青苔的特性与平庸的世俗作了鲜明对比，显示出那种遗世独立与清高不俗的自我形象：“背阳就阴，违喧处静。不根不叶，无迹无影。耻桃李之暂芳，笑兰桂之非永。故顺时而弗竞，每乘幽而自整。”的确，在青苔的身上，我们可以见到一种坦然、安然、超然、昂然的君子风范！可以领悟一种“岁月静好，安然若素”的人生真谛！

步出朋友的旧居之前，我再次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下那片苍翠蓊郁的青痕。心想，此生且做一丝青苔也不赖，可以不让世事左右你的思想，不让辛酸碾碎你的心房，不让情感润湿你的眼眶；可以这么宠辱不惊地静静地生长，静静地张望，静静地坐看岁月的流淌，静静地掩埋毕露的锋芒……

草木芳华

■ 赵毅

在海南，原来我熟悉的攀枝花换了名字，叫木棉。花是一样的花，我对于家乡的记忆便也因为海南山野里那些艳红的木棉花而生动起来。原来家里有过一张油画，尺寸不大，属于画家为真正的作品所打的草稿。画面的主体是一座炊烟缭绕的农家老屋，老屋坐落在一片缓坡上，山坡下面有条清澈的小河逶迤而过。坡头的老屋前有一棵高大的攀枝花树，树枝上的木棉花正在恣意绽放，就像一团热烈的火焰，站在树下的小姑娘也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画面中的那个小红点便是我，身后的老屋是我们的家，当时父母刚刚大学毕业，响应“把医疗卫生下放到农村”的指示，于是在滇西南的这个叫作“卡斯”的偏远小村子当了几年的赤脚医生。“卡斯”这个地名，在云南的地图上，只是一个小黑点。

那里的山水、花草是我最初的审美启蒙，我偏执地喜欢单瓣的花卉，比如百合、木瑾、郁金香，而重瓣的如樱花、牡丹、山茶，只觉得它们过于繁复。我想，大抵与那段生活经历相关。

卡斯坐落在澜沧江支流的河谷地带，终年炎烈，盛产甘蔗、芭蕉这类

流年剪影

■ 龙户

昨夜，睡得晚，但在空调的帮助下，倒是睡得深沉。

“亚户，快起床，进屋。下雨了！”——睁开眼睛，脸上有些水珠，原来窗没关严实，阵雨借着风吹了进来，没叫醒我，却带我梦回了故乡。梦里，深夜雨来袭，惊醒了睡在屋内的母亲，却没惊醒庭院凉亭里熟睡的已被雨淋湿的我。

家里的凉亭原来是厨房，十根黑的柱子撑起了瓦顶，墙壁是红土与稻草混杂的泥墙，后来新修了水泥砌筑的厨房，父母亲没有把老厨房拆掉，而是把墙体拆去，原来的厨房摇身一变，成了凉亭。

之后，凉亭就成了家里重要的活动场所了。

父母亲把家里一张已有几十年高龄的沉重无比的老木床放在凉亭里，床板由竹片编织，镂空，睡在上面，四面来风，上下通透，自然凉爽，每一夜都是深眠无梦。床底下，猪肆无忌恣横七竖八地躺着，有时候还发出极为满足的哼哼声。有时，清晨一觉醒来，除了床底的猪，床脚边经常有母鸡半蹲着，拱着翅膀，小鸡探头探脑看着外面的世界，偶尔床头还会蹲着家里的大公鸡，歪着脑袋细细打量着床上熟睡的家伙。

凉亭也是家里吃饭的场所。父母亲每天作息有序，基本上是早出晚

浮世绘影

■ 王雁翎

她胖了一点，脸大了一圈，依旧是短短的头发，趴在脑壳上，像一只硕大的向日葵，镶了一圈往里抿的边儿。从外表上，看不出一点她与文学的联系。或者说，文学的精神潮水漫过她的身体堤岸，退潮后却一片虚无。

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说，她写起东西来文思泉涌，打字的速度竟然赶不上脑海中念头冒泡的速度。她说：有如神迹，好像不是她在写，是上帝之手在捉着她的笔，写。她有强烈的被上帝选中的感觉。

她说，她是女人身，男人心。她说，她看了《铁皮鼓》，非常喜欢，那种荒诞、混乱。《九三年》怎么也看不下去，一看就要睡觉。

她说，在天才的眼里，一切东西都是活的。她的眼睛蓦然一亮，仿佛自诩。

我说，那就不是你的书，不用看。喜欢的，非常喜欢的，就把它读烂，烂熟于心，化作自己的血肉气脉，然后发自己的芽。

她说，她有一个生活欲望强烈、精力旺盛、永不言倦的母亲，对一切新生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不懂的东西总要搞懂。总对她讲谁的女儿炒股赚了一百万，谁的女儿嫁了外国人出国了。

攀枝花

热带作物，除了攀枝花，这里最多的就是坚硬的剑麻和浑身带刺的仙人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固执地以为，这种盛放时饱满热烈，坠落枝头仍然不改本色，绝不枯萎的攀枝花是卡斯独有的植物。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只是到了广大的华南地区，它被改叫做木棉花，因为这种花的花蕊里有絮状物，所以得名。这个“独有”的观念直到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出差广州时看到大街盛开的木棉花时才得以改变。在全国人民都能背诵诗人舒婷的《致橡树》时，我以为诗中写到的木棉是另外一种树。“——不，这些都不够！我必须是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因为我从来都不怀疑攀枝花是一棵高大的树，每到春天，在离村子还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开满红色攀枝花的树。

好像这种植物只有在西南地区被称作攀枝花，有一种解释说，因为树干很高，而花朵要攀上枝头才开放，所以树名就应合了这个意向。我也觉得，攀枝花这个名字能最为形象地说明花开的状态，“木棉花”远不如“攀枝花”生动。卡斯人爱花，也爱吃花，大大小小加工后端上餐桌的就有十几种，但从来没有攀枝花，所以有的地方用攀

老家的凉亭

归，家里人一般晚上才能聚齐。每一次晚餐，都是家里的幸福时光。家里人围坐一桌，首坐是饭锅，左右一般是姐姐哥哥，负责打饭，然后是爸爸妈妈。饭桌上，我们讲述自己所经之事及心得，父母很民主，允许我们发表各种看法，对我们更多的是鼓励，无形中造就了我们家每个孩子极强的自立品格。

步入社会，见识了诸多家庭“吃饭不能说话”的规定，我讶异。家里人一起吃饭都不能说话，这饭能吃好吗？就算满桌美味佳肴，没有交谈，没有赞许，只是闷头吃，能出美的感受吗？家里一年四季如夏，偶尔冷一下，时间也不长，但还是需要厚毛衣的。每逢天转冷，老爸就会把家里的两头牛安置到凉亭里来，用厚厚的毡布将凉亭围个严实，在凉亭正中央生起一堆火。这个时候，凉亭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家里的老老少少，都和鸡鸭狗猫猪一起，聚集到凉亭里来，属于牛的这方天地，忽然间就热闹起来。特别到了夜晚，凉亭外寒风呼号，毡布啪啪作响，牛挨着毡布卧着反刍，我靠在床沿上，透过红的火苗，听哥哥讲述着外面世界的新奇，老妈唠叨唠叨哄着小外甥。有时，伴着听了多年却越大越听不懂的妈妈唱给外甥的催眠曲，我也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时光真如白驹过隙。一晃，我已在外游历数载，少年负笈出走，归来已是半生。

她

她说，女人还是喜欢一点文学好。你不能想象那些跟文学不沾一点边的女人是怎么想问题的。她说，她的父母从小就不喜欢她，觉得她又傻又犟。她跟父母冲突不断，所以，她宁愿逃到广东打工。

她满不在乎的样儿，目光扫向窗外。

但我知道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疼痛——一个不被父母认可的孩子，一个总是令父母失望的孩子。她的本意也是愿意让父母高兴的。

她说，她喜欢平淡的男人，在一起喝喝茶，她滔滔不绝地说，他就一声不吭地听。说累了听累了，两人起身去大排挡吃点东西，回家——这样就好。

她曾经写过个爱情小说，给我看，我说，你以后不要写爱情了，这不是你的长项。你去写你的南方小镇，六七十年代潮湿阴暗狭隘令人窒息的小镇，你与母亲的冲突矛盾挣扎，这是你的写作资源。

果然，她写了南方小镇系列，一发而不可收。她说，好像拧开了水龙头。后来，她终于懂得了爱情的感觉，她说那是疼痛，欲罢不能。她说，她还是永远不写爱情。夜深了，她不得不离去，低着头，缩着肩，隐没在夜色里。她马上又要回广东打工去了。

枝花瓣做菜，我只是听说，没有尝过。而有的地方则是收集攀枝花蕊，晾干后泡水喝据说有清热作用。

而四川有个地方就叫攀枝花，这是长大后从地理课本里知道的，好像是中国唯一以花名命名的城市。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地质学家发现了这里有磁铁矿，以及这种矿巨大的经济价值，在向中央汇报时无法叫出这里的地名，只好在报告中描述说：这是一个有七户人家和一棵大树的村子，这棵大树就是攀枝花树。于是，便以攀枝花命名了这座因矿产资源而设立的城市，后来攀枝花作为“三线城市”里的重点布局，改名“渡口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又改回攀枝花市，九十年代，这座城市以钢铁企业兴盛一时。

那年，我们一行人自驾滇西北，结束泸沽湖的行程后，不愿意原路返回，于是驱车前往攀枝花，从这里绕道返回昆明。于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踏上了这座因攀枝花而得名的城市。九十年代中期的攀枝花市，街头林立着各种歌厅、洗头屋、宾馆和饭店，但几乎看不到一棵攀枝花树。这是一座毫无特色的城市，四面八方涌来的外来人成为了这里的常住人口，两省相交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口音也失去了地域特征。据说，现



冷暖人间

走过大水坡的外婆

■ 潘丽群

儿时，最开心的事是跟着外婆走大水坡。

大水坡，指的是从水南蹚过宁远河到崖城所经过的一片荒坡。那里有阳光、沙滩、仙人掌，还有宁远河上片片的白浪。

从水南三村走一段土路到水南二村，左拐穿过一片园地，就进入大水坡了。外婆颤悠悠地挑着担子（进城），见人就问：大水吗？（迈话，意思：水深吗），如果大水，就要折回去，走到水南一村过桥。不走大水坡多没趣啊。还好，只听路人答：不大，过得。我即刻乐颠乐颠地提着鞋子，跑向沙滩，如踏进乐园。一会儿看着自己踩在沙子上的足印由深变浅，一会儿趴在仙人掌边守候花期，一会儿喃喃地与空气耳语，一会儿大声地与白云游戏。

蹚水过河就更撒欢了，一会儿看着清清的河水荡起浪花从脚丫旁旋过，一会儿看着河床下一个比一个更漂亮的鹅卵石，一会儿用手在水面上拍来拍去，期待着有鱼儿游过，一会儿把手伸进水里寻摸，期盼着摸到香螺。

过了河，岸边是一片菜地，一畦一畦，翠翠绿绿，阡陌间树着菜农用来打水浇菜的杠杆式水井。放眼望去，远处群山层层叠叠，郁郁葱葱。真的是：一路景色，一路童趣，一串脚印，一串笑语。

外婆挑着沉沉的担子，稳健地走着。外婆可是缠过脚的呀，是啊，外婆是最能干的了，几个外孙都是她老人家拉扯长大，任我们如何淘气，从不见外婆大声吼过，任生活怎样琐碎，亦不见外婆抱怨过。外婆弯弯的眉毛里长有一颗美人痣，相书里说是草里藏珠，这样的女人有福。但当我长大后才晓得，外婆的人生路，走得挺坎坷。

诗路花语

水墨荷韵

■ 吕付平

汹涌的绿色各有别名
荷守着一片水域一方池塘
用身体画出一片一片的圆
圆上点点晶莹的水滴
滚动着盛夏的秘密

在叶的庇护下，荷花
从水底钻出来，拨开荷叶
仰望天空，像史笔蘸着丹青
用粉的，白的，红的，紫的色彩
隔着天穹书写水底的故事

青蛙在一叶绿上昂首歌唱
一幅莲叶图的初稿被清脆的声音
注入了活力。作为青蛙忠诚的
伴奏者，成群的游鱼
在水下轻轻地弹奏着荷梗

花和叶的世界呈现和谐之美
远处，一只白鹭悠闲地踱步
等待不远处的另外一只
它们清秀的身影和高雅的舞步
是这幅水墨画最精彩的落款

重读雕塑《艰苦岁月》

■ 蔡旭

轻柔的笛声，把一切都屏蔽了。
盖过了沉重的岁月与深重的苦难。
让腥风血雨、枪林弹雨、狂风暴雨暂且撤退。
让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菜色面容一时消散。
只留下一块餐风宿露的石头，和两个头戴红星的人。
老战士在吹奏中沉醉，光脚板竖起了大姆趾。
小战士在依偎中仰望，憧憬淋漓着托起的脸庞。

那支同他一般高的步枪，警觉地醒着。
时刻准备回到现实，告别即时的浪漫。
轻柔的笛声里，似乎没有宏大的叙事。
信仰、信念、信心，却这样落地生根。
轻柔的笛声，把一切都屏蔽了。
没有背景，没有地点，没有季节与时辰。
它飘荡在一切的时空。
看得见的是空白，看不见的永恒。

乡村的夏

■ 胡巨勇

蛙鼓陈词开道
蝉鸣拔节夏的热情
阳光的大手笔
泼墨，勾勒乡村的风情
作为背景 远山
苍翠了视线的写意
攀爬的炊烟亲近着云朵
老屋静守着鸡鸣犬吠
村头古树撑开的绿伞
遮不住蹒跚牛犊长长的断句声
风携荷舞，蛙语比鱼影瘦
红蜻蜓用倒立的姿势
垂钓半塘荷香

乡村的夏
是一篇锦绣诗话
捕蝉孩子用笑声朗诵
遗落的童真滚进梦里
被萤火虫的灯笼照亮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